

doi: 10.13582/j.cnki.1672-7835.2019.03.019

# 现代湘语中的三个六朝江东方言词<sup>①</sup>

吴瑞文

(“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台湾 台北 11529)

**摘要:**现代湘语语料显示,从历史词汇的观点而言湘语有一个层次来自六朝江东方言。有三个口语词汇可以证明上述推论“淘”(漕、“鼎”(铛)以及“侷”。“淘”(漕、“鼎”(铛)出现于南朝宋刘义庆所编的《世说新语》,“侷”则来自南朝时期的文人乐府及民间歌谣。现代湘语中或多或少保留了这三个六朝江东方言词。由此可见,东晋南朝的“吴语”不仅是现代吴语、闽语的前身,也可能是现代湘语的前身。

**关键词:**湘语;六朝江东方言;淘(漕);鼎(铛);侷

**中图分类号:** H0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7835(2019)03-0130-09

Norman 曾从词汇的观点,指出闽语至少有三个不同来源的时间层次,其中一个层次是南朝的通语<sup>①</sup>。稍后,Norman 列举了 14 条保留在闽语中的古方言词<sup>②</sup>,其中好些条郭璞已经注明是江东方言,也就是说闽语中有一个时间层次来自六朝江东方言。Norman 上述研究开启了汉语方言词汇及层次研究的先河。大约同时,丁邦新兼用历史文献及现代方言的资料,指出“南北朝的吴语就是现在闽语的前身”,将现代方言与古代方言联系起来。之后,丁邦新<sup>③</sup>进一步探讨《切韵》的性质与结构,并主张把《切韵》音系分成邳下音系与金陵音系两大方言来拟测<sup>④</sup>。至于湘语与两大音系的关系,说明如下:

湘语有老湘语与新湘语之分,老湘语在汉扬雄《方言》里已见记录,新湘语的形成期主要是唐代安史之乱以后,那么老湘语可能和金陵音系有关,而新湘语则和邳下音系有关。

Norman 的南朝通语、丁邦新的金陵音系,就是本文题目中的六朝江东方言。本文的写作目的,就是利用既有的现代湘语语料,尝试从历史词

汇的观点说明湘语与六朝江东方言之间的关系。

目前可见关于现代湘方言词汇最全面而深入的专著,是罗昕如(2006)的《湘方言词汇研究》一书<sup>⑤</sup>。罗书以 10 个现代湘语方言点为对象,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从 1 000 多条词汇中选出 317 条深入探讨,并对它们进行共时描述与历时分析。以历史观点而言,现代湘方言词汇的来源包括古方言词(46 条)、古通语词(104 条)及后起语词(167 条)三类。所谓古方言词,系指在西汉扬雄《方言》(40 条)、《广韵》(4 条)、《楚辞王逸章句》(1 条)及《说文解字》(1 条)有记载的语词。古通语词则是指古籍中有记载,而没有注明使用范围的语词,主要出处是《广韵》和《集韵》这类中古之后编纂的韵书。第三类后起语词则暂时尚未在古文献中找到出处。至于现代湘语词汇的研究概况,罗书<sup>⑥</sup>已经提供相当充分的回顾,可以参看。整体而言,罗书结合汉语词汇史与方言词汇史的研究,为湘语词汇的层次研究打下重要的基础。

在观点上,本文与罗书相同之处是我们也关注

① 收稿日期:2018-02-26

作者简介:吴瑞文(1975—),男,台湾台北人,研究员,主要从事汉语历史音韵学及汉语方言语法研究。

①Norman, Jerry. "Chronological Strata in the Min Dialects", *Dialect* (方言), 1979(4): 268—274.

②Norman, Jerry. "Some Ancient Chinese Dialect Words in the Min Dialects", *Dialect* (方言), 1983(3): 202—211.

③丁邦新《重建汉语中古音系的一些想法》,《中国语言论文集》,中华书局 2008 年版,第 65—73 页。

④丁邦新《汉语方言史和方言区域史的研究》,《丁邦新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1998 年版,第 188—208 页。

⑤罗昕如《湘方言词汇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⑥罗昕如《湘方言词汇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湘语词汇与古代汉语文献的关系。至于切入的角度,则本文稍有不同。从分类方式来看,罗书特别重视某一词汇是否载录于文献,同时留意词汇在文献中的性质。本文则换个角度,从实际方言出发,着重探讨现代湘语是否存在某个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的口语词。本文择取的是学者在其他汉语方言中已有充分论证,且可以确定为六朝江东方言的三个口语词,分别是“澗”(澗、“鼎”(铛)和“侬”<sup>①</sup>。

进入讨论前有两点要交代。第一、本文取材于现代湘语,其中多数是湖南境内的湘语,分区根据侯精一主编(2002)的《现代汉语方言概论》<sup>②</sup>,鲍厚星执笔之《湘语》一章(页116—140),包括长益片、娄邵片和辰溆片。此外某些土话(如东安、宜章)甚或被归入赣语的湖南地区方言(如常宁),由于存在相同的现象,本文一并纳入。第二、下文引用现代湘语资料时,所有的声调均改为数字标注,以利参照。数字标调的方式为:阴平1;阳平2;阴上3;阳上4;阴去5;阳去6;阴入7;阳入8。逢轻声调则标为0,轻声调之根据皆依原语料。

### 一 表示寒冷的澗(清)

现代湘语中表示寒冷、凉快的语词,有一个语源是来自六朝时期的江东方言口语词。首先来看文献上的用例。《世说新语·排调篇·十三》载:

刘真长始见王丞相,时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弹棋局,曰:“何乃澗?”刘既出,人问:“见王公云何?”刘曰:“未见他异,唯闻作吴语耳!”

关于“澗”这个词,刘孝标注曰:“吴人以冷为澗”。北宋字书《类篇》载:“澗,冷也。吴人谓之澗。澗亦作澗。”原本《玉篇》收录“澗”字:且定反,寒冷(参看日释空海编《篆隶万象名义》,1995:193)。

北宋李昉等编之《太平御览·弹棋》引“何乃澗”作“何如乃澗”,显然“澗”与“澗”两者异字同指。又《说文解字》有“清,寒也,七正切;其义均与“澗”“澗”同,韵母等第稍异。我们认为,“清”“澗”“澗”这三个方块字可能是同一语源的不同书写方式。为求行文一致,以下一律用“清”来书写。

《世说新语》这段文字清楚说明,指东西凉冷的“清”为当时的吴语。依切语且定反或七正反可知,其音韵地位为中古梗摄四等或三等去声清母字。根据我们检索所得,现代湘语中使用“清”表示“寒冷”“凉快”的方言如下:

长沙1:清凉(的) tshin5 lian2 (ti0) 指水或阴凉的地方很凉

冰清(的) pin1 tshin5 (ti0) 指水或其他物体温度很低

(以上根据李永明2016[1991]:450)<sup>③</sup>

长沙2:清 tshin5 1.凉:咯河里的水还满~咧;2.使人凉:三月间犁田,水还~人。

清凉的 tshin5 lian2 ti0 很凉:六月天的井水~|咯阵风吹得一身~//多指物或人的皮肤很凉,不能用于天气,不能说天气~<sup>④</sup>。

(以上根据鲍厚星、崔振华、沈若云、伍云姬编1998:216)<sup>⑤</sup>

益阳: in1 tchin5 阴凉<sup>⑥</sup>

衡山: cy3 tchien5 n.en2 水冰人<sup>⑦</sup>

tchien5 liō2、pien1 tchien5 很凉

yen1 tchien5 阴凉

lō2 tchien5 tchien5 lil tci1 感到冷的样子<sup>⑧</sup>

娄底1:冷浸田 niō2 tshin5 d i 2,背荫处光照不足或有地下水渗出的田<sup>⑨</sup>。其中 tshin5 的本字应是“清”。

①Norman, Jerry. "Some Ancient Chinese Dialect Words in the Min Dialects" *Dialect* (方言), 1983(3): 202-211. 丁邦新《汉语方言史和方言区域史的研究》,《丁邦新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丁邦新《吴语中的闽语成分》,《丁邦新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②侯精一:《现代汉语方言概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16—140页。

③李永明《长沙方言》,湘潭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50页。

④又鲍厚星、崔振华、沈若云、伍云姬编(1998:219)有 in1 tchin5 一词,汉字写作“阴浸”,意思是“阴凉”(例如:树底下~些)。从声母及语义来看,后一音节的本字亦应作“清”。

⑤鲍厚星、崔振华、沈若云、伍云姬《长沙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页。

⑥崔振华《益阳方言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00页。

⑦本词条第二音节彭泽润(1999:141)标作阴平调 tchien1,但从语义及其他词条来看,显然是阴去调在语流中的变体,我们这里改标为阴去调5。又这个词作者都写为“渗”,我们认为本字当是“清”。

⑧彭泽润《衡山方言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237页。

⑨颜清徽、刘丽华《湖南娄底方言词汇(一)》,《方言》1990年第1期。

娄底 2: 阴漉 nin2 tshin5 1. 阴凉: 那 [n2] 只地方~不过唧; 2. 迷信指邪气重的地方<sup>①</sup>。

双峰: 清 tchiən5 冷。(《汉语方言词汇(第二版)》: 520)

涟源: 阴浸 in1 tchin5, 阴森森<sup>②</sup>。这里的 tchin5 本字应是“清”, 语义上由物体的阴凉演变为心理上的阴森, 可参看娄底。

新化: 阴清 in1 tchin7, 阴凉, 清: 冰凉<sup>③</sup>。“清”读为阴入, 声调不符合规则。

溆浦: 泉水 tsh ə5 ɣl3<sup>④</sup> 本字当为“清水”。

东安: 清水 tchio5 ɥy3 凉水<sup>⑤</sup>。

宜章: 凉 lian2 sei5 凉快。后一音节本字当为“清”, 这里“清”的声母发生了 tsh- > s- 的变化, 也就是声母由塞擦音变为擦音, 这是个别语词的语音弱化现象。类似的变化也见于普通话, 例如“溪”(中古溪母\* kh-) 今应读为 tchi1, 但例外地读为 ɕil<sup>⑥</sup>。

根据以上湘语的表现, 我们可以肯定早期湘语表示“寒冷”或“物体的温度冰冷”用的语词是“清”, 也就是《世说新语》中的“澗”。罗昕如也收了“阴清”一词, 属于古通语语词<sup>⑦</sup>。根据文献表现, 应属六朝江东方言词。

从语音形式来看, “清”的韵母在长沙、益阳、娄底、新化读为 -in, 在衡山读 -ien, 在双峰读 -ien, 在溆浦读 -ə, 在东安读 -io, 在宜章读 -ei。值得追问的是, 这些韵母的关系为何? 下一节预计讨论另一个江东方言词“鼎”(铛), 它恰好是梗摄四等字, 我们在此暂时保留, 待后文一并说明。

## 二 表示饭锅的鼎和鎗

### (一) 中古汉语文献的鼎(铛)和鎗

从文献上的表现来看, “鼎”“铛”“鎗”这几个词存在若干语音及语义上的纠葛, 值得细读文

献进行探讨, 尤其是“鼎”与“铛”之间的关系。底下我们先列出文献用例, 再加以说明。首先来看《世说新语·德行篇·四十五》:

吴郡陈遗, 家至孝, 母好食铛底焦饭。遗作郡主簿, 恒装一囊, 每煮食, 辄贮录焦饭, 归以遗母。

这里的“铛底焦饭”是指锅粩饭, “铛”是指煮饭锅。何大安<sup>⑧</sup>对于上述“铛”字有过深入而精密的探讨。他同时引证《后汉书》及《世说新语》两条资料如下:

《后汉书·卷二十八·徐登传》: 徐登者, 闽中人也。……又赵炳, 字公阿, 东阳人, 能为越方。……登年长, 炳师事之。……后登物故, 炳东入章安, 百姓未之知也。炳乃故升茅屋, 梧鼎而爨。主人之为惊惶, 炳笑不应。既而爨孰, 屋无损益。

《世说新语·德行》: 吴郡陈遗, 家至孝, 母好食铛底焦饭。

何大安<sup>⑨</sup>进一步指出“《世说新语·德行》中的‘铛’, 无疑是一种炊具。可是‘铛’字《说文》《广韵》都释作连环长锁之‘银铛’, 可见作炊具解不是经典或通语的用法, 而是吴地的方言词汇。《后汉书·徐登传》说赵炳‘升茅屋, 梧鼎而爨’, 以惊动百姓, 那么鼎非礼器, 而是当时民间常用的炊具。章安即后来的临海郡, 为今台州; 东阳即东阳郡, 为今金华; 都在浙东、浙南一带, ‘铛’极可能就是当地人呼‘鼎’的一种转语。”

翻检《说文解字》及《广韵》, “铛”的音义资料如下:

铛 银铛也。从金, 当声, 都郎切。

段注: 今俗用为酒鎗字。楚庚切。<sup>⑩</sup>

铛 都郎切 银铛。

① 颜清徽, 刘丽华《娄底方言词典》,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193 页。

② 陈晖《涟源方言研究》,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208 页。

③ 罗昕如《新化方言研究》,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 第 204 页。

④ 贺凯林《溆浦方言研究》,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115 页。作者将泉水的汉字写作“浸水”, 读音标为 ts ə5 ɣl3。但查考原书同音字表(贺凯林 1999: 74), “浸”只有 tsh ə5 的读音, 这里据改。

⑤ 鲍厚星《东安土话研究》,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 第 130 页。

⑥ 沈若云《宜章土话研究》,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195 页。

⑦ 罗昕如《湘方言词汇研究》,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85—86 页。

⑧ 何大安《六朝吴语的层次》, 《汉语方言与音韵论文集》, 台北文盛彩艺事业有限公司 2009 年版, 第 253—260 页。

⑨ 何大安《六朝吴语的层次》, 《汉语方言与音韵论文集》, 台北文盛彩艺事业有限公司 2009 年版, 第 256 页。

⑩ 许慎著, 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 台北黎明图书出版公司 1984 年版, 第 720 页。

铛,楚庚切,俗本音当。<sup>①</sup>

看了上面的资料不免产生一个疑问,那就是“铛”既有都郎、楚庚两个切语,如何确定文献中该读哪一个?这是语音上的问题。

就语义而言,“铛”又可释作温器,主要是温酒或煮茶。例如《汉语大字典》(2010:4 263)“铛”词条谓:

温器,似锅,三足。如:酒铛;茶铛;药铛。《集韵》:“铛,釜属,通作鎗”。《太平御览》卷七百五十七引《通俗文》“釜有足曰铛”。宋高似孙《纬略·古铛》:“古铜铛者,龙首三足,挹注以口,……因考《晋旧事》有龙首铛,即是此类。……《述闻记》有谓‘卿无温铛,安得饮酒’,当是温酒器也。”

该词条随后也引了《世说新语》“铛底焦饭”。看了上述词条可能会有以下的解读:铛既是釜属,也许作为温器可以温热酒、茶、药,作为炊具能煮或温热饭,因此有《世说新语》之说。或者,古人用“铛”这种温器煮或温热饭,虽不是炊具,却兼具炊具的功能。换句话说,《世说新语》的“铛”据《广韵》或《集韵》应当读为楚庚切,而不是都郎切。

总的来说,“铛”与“鼎”的纠葛涉及语音及语义两方面,应当有所解释。

首先说明语音的问题。就反切读音来推敲,依照何大安的考证,能够被六朝时期南方士人用来书写口语中“鼎”(炊具,都挺切)的,应当是都郎切的“铛”,而不是楚庚切的“铛”<sup>②</sup>。这一判断的基础想来是假借时读音是否相近这一考虑。

在此我们补充一个旁证。南朝顾野王编纂了一部字书《玉篇》,其中也收录了当时的切语。顾野王《玉篇》原书在唐代之后已经亡佚,不过其反切完整地保留在日僧空海编纂的《篆隶万象名义》中<sup>③</sup>。周祖谟曾对原本《玉篇》反切的音系做过深入而详细的研究,指出《玉篇》反映了六朝时期南方方言的语音特征,可见其方言基础正是当时的江东方言。因此我们可以观察《篆隶万象名

义》所收录的音切,看看它与现存《广韵》之异同。我们检索《篆隶万象名义》之后,发现“铛”仅收录都唐反一个切语<sup>④</sup>,释义乃是“银铛”,别无楚庚一切。另一方面,原本《玉篇》恰好也收录了“鎗”字,恻庚反,释义为“鼎”。上述资料显示,“铛”在六朝时期南方方言中只读都唐切而不读楚庚切,并且“铛”“鎗”两字于音于义皆分而不混。这充分显示《广韵》“铛”楚庚切一读应当另有来源。就原本《玉篇》音系来看,“铛”之楚庚切一读不能归之于当时江东方言,特别具有启发性。由此可知,倘若以楚庚切的“铛”来解读南朝宋《世说新语》中的吴地方言词汇,恐怕误入歧途。

其次说明语义的问题。以方块字“铛”作为炊具,在六朝时期的南方文献仅见于《世说新语》一例。值得注意的是,同属中古而时代稍晚的北方文献《齐民要术》则有相当充分的纪录,从中可以一窥当时北方“铛”的具体内涵。《齐民要术》为后魏贾思勰(山东益都,今山东省寿光县南)撰写,成书时代约为530~540年之间,也就是北魏(386~534)到东魏(534~550)之间<sup>⑤</sup>。相较于南朝宋刘义庆(403~444)所编纂的《世说新语》,《齐民要术》约莫晚了一百年左右。可以说,《齐民要术》是研究六世纪中叶北方通语的重要语料<sup>⑥</sup>。

汪维辉(2007)对《齐民要术》一书的词汇语法有详细的讨论,其中(下编《齐民要术》新词新义词典)收录了晚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新产生的词语和义项。检索《齐民要术》全书,“铛”字凡19见。根据汪维辉<sup>⑦</sup>，“铛”的释义如下:

【铛】chēng 锅。《要术》中的锅有好几种,大小、形制、用途各异。

收韭子,如葱子法。若市上买韭子,宜试之:以铜铛盛水,于火上微煮韭子,须臾芽生者好;芽不生者,是衰郁矣。(卷三·种韭)

用胡麻油二分,猪脂一分,内铜铛

①陈彭年等撰《校正宋本广韵》,台北艺文印书馆1991年版,第179—185页。

②何大安《六朝吴语的层次》,《汉语方言与音韵论文集》,台北文盛彩艺事业有限公司。

③周祖谟《问学集》,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270—404,434—473页。

④释空海《篆隶万象名义》,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75页。

⑤汪维辉《齐民要术词汇语法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⑥汪维辉《齐民要术词汇语法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⑦汪维辉《齐民要术词汇语法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74页。

中,即以浸香酒和之,煎数沸后,便缓火微煎,然后下所浸香煎。缓火至暮,水尽沸定,乃熟。以火头内泽中作声者,水未尽;有烟出,无声者,水尽也。泽欲熟时,下少许青蒿以发色。以绵幕铛觚、瓶口,泻着瓶中。(卷五·种红蓝花、栀子)

作酪法。捋讫,于铛釜中缓火煎之——火急则着底焦。(卷六·养羊)

竹杓中,下沥五升铛里,膏脂煮之。熟,三分之一铛中也。(卷九·饼法)

上面看到同释为锅的“铛”,有的可以用来煮,有的可以用来煎,还可以用来炒<sup>①</sup>。另外,在形制上,某些“铛”有嘴(觚),倾倒液体时可以用棉布过滤渣滓,这类“铛”显然类似温器(酒铛或药铛等)。至于可用于煎炒的铛釜或锅铛,想来接近平底浅锅。整体而言,从《齐民要术》的描写来看,“铛”至少包括两类:有觚的铛(温器),无觚的铛(锅子),基本上都是当时料理菜肴的器具。由此可以知道两点:第一、温器和锅子都可以称为“铛”,乃是北方通语的词汇特征;第二、“铛”用来指涉“料理器具”,这个词义产生的时代最早不会早于晚汉<sup>②</sup>。

六世纪时的北方通语以“铛”来通称“温器”以及“炒锅”。另外,五世纪南方通语仍然保留“鼎”作为饭锅的用法,在文献上写成都郎切的“铛”。让人好奇的是,南方又是怎么称呼“温器”呢?《南齐书·卷三十八·萧赤斧传附萧颖胄》有一段文字如下:

上慕俭约,欲铸坏太官元日上寿银酒鎗,尚书令王晏等咸称盛德。颖胄曰:“朝廷盛礼,莫过三元。此一器既是旧物,不足为侈。”帝不悦,后预曲宴,银器满席。颖胄曰:“陛下前欲坏酒鎗,恐宜移在此器也。”帝甚有惭色。

又《南齐书·卷五十四·高逸传》载:

豫章王命驾造门,点(何点)从后门逃去。竟陵王子良闻之,曰:“豫章王尚不屈,非吾所议。”遗点嵇叔夜酒杯、徐

景山酒鎗以通意。

南朝梁萧子显的《南齐书》中“酒鎗”数见,并与酒杯连用,想来是酒器。上文提到原本《玉篇》录“鎗”之反切为恻庚反,释为鼎。宋人窦苹《酒谱·饮器》指出“鎗者,本温酒器也”,其说可信<sup>③</sup>。由此可以推测,江东方言以恻庚切“鎗”为温器,而以“鼎”(铛)为饭锅。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列出六朝时期南北两大方言“铛”和“鎗”在文献上的读音及使用情况(表1)。

表1 六朝时期南北方言的“铛”和“鎗”

	南方江东方言(5~6世纪)	北方通语(6世纪)
锅子	铛(鼎) 都郎切	铛(鎗) 楚庚切
温器	鎗 恻庚切	铛(鎗) 楚庚切
出处	《世说新语》《南齐书》、原本《玉篇》	《齐民要术》

总而言之,就语音而言,“铛”本仅有都郎一切;在南方文献中被借来书写吴地口语中的“鼎”。在语义上,“铛”的本义为银铛(连环长锁),三足的温器则为“鎗”,音恻(楚)庚切。在北方文献中,“铛”兼指温器和锅子,读音都是“楚庚切”,这个读音与南方文献中的“鎗”相应。由此可以推测,《广韵》“铛”之所以别有楚庚一读,是吸纳了北方通语的读音使然。另外,“鎗”在《说文解字》中释义为“钟声”,是一个状声词。就谐声偏旁来看,楚庚切的“鎗”与都郎切的“铛”在上古都是阳部字\* -aŋ,主要元音与韵尾相同。“鎗”的上古音韵母可以构拟为\* tshraŋ,中古之后转入梗摄二等庚韵\* tshɛŋ<sup>④</sup>。这里应注意的是,“鎗”是状声词,“铛”是连环长锁,在意义上都与“锅子”(鼎、镬、釜)无关。北方通语以“铛”来标写釜属的“鎗”,也是语音上的假借,与南方通语用“铛”标写“鼎”的性质相同。这个案例显示在方法上,探讨古代方言的语言现象时,应当审慎择取时代相同、地域相近的文献资料(包括切语及释义),以期在诠释时能够趋近真相。

## (二) 现代湘语方言的“鼎”和“鎗”

上一节我们初步厘清了文献中的“鼎”和

①如《齐民要术》卷六·炒鸡子法:打破,着铛中,搅令黄白相杂。细擘葱白,下盐米、浑豉,麻油炒之,甚香美。

②根据汪维辉(2007:157)的说明,晚汉大体以安世高、支娄迦讖等人译经为上限。

③汉语大字典编纂委员会《汉语大字典(第二版)》,四川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4242页。

④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上古音系统根据李方桂(1980),中古音也根据李方桂(1980)修改高本汉的系统。

“鎗”的音义关系,下文我们一律以“鼎”表“都挺切”(普通话读音 dǐng),以“鎗”表“楚庚切”(普通话读音 chēng)不使用“铛”字以免混淆。根据现有的资料,现代湘语中表示煮饭锅或炒菜锅这一语义的词,除了常见的锅和镬之外,尚有方言使用“鼎”和“鎗”,其中又以“鼎”占多数。使用“鼎”表示“锅”的现代湘语包括:

长沙:鼎锅 tin3 ko1。锅帮较深,上部圆筒形,底部与一般锅相同。多用于熬汤。<sup>①</sup>

衡山:鼎锅 ti æ3 ku1。上面是圆柱形,底部是圆锥形的锅子,用来放在煤火上蒸饭,通常要放在一个有三只脚的圆架子(鼎)上。<sup>②</sup>

衡阳:鼎锅 tian3 ko1。铁锅。<sup>③</sup>

邵阳:鼎罐 tin3 kuā5。专用来煮饭的铁罐。<sup>④</sup>

新化:鼎镬家几 tiō3 o5 ka1 tci1。锅碗瓢盆的统称。

鼎 tiō3。煮饭的锅子。

镬铁鼎仔 pin1 thie7 tiō3 tsæ5。铝锅子。

洋铁鼎仔 yō2 thie7 tiō3 tsæ5。

沙鼎 sa1 tiō3。沙锅。

鼎盖 tiō3 kæ5。饭锅盖。<sup>⑤</sup>

祁阳:鼎锅 tiaŋ3 ko1。<sup>⑥</sup>

溆浦:鼎锅 t ə3 kU1、鼎罐 t ə3 kuε~5。煮饭的锅。<sup>⑦</sup>

东安:鼎锅 tio3 ku1。<sup>⑧</sup>

宜章:鼎罐 tei3 kuəŋ5。做饭的锅。

大鼎锅 ta5 tei3 kəw1。大饭锅

细鼎锅 sai5 tei3 kəw1。小饭锅<sup>⑨</sup>

常宁:鼎锅 tiō3 ko1。底部圆锥形铁锅。

砂鼎 sa1 tiō3。陶制鼎锅。<sup>⑩</sup>

根据以上现代湘语的表现,我们可以肯定早期湘语中表示用来指称“饭锅”的词,有一个来源是梗摄四等上声都挺切的“鼎”。

关于现代湘语中的“鎗”,罗昕如有以下的说明:

【铛架(子)】 火炉上架锅子的三角铁架子,由三根支架支撑一个铁圈构成。娄底为放锅子的木架子。“铛架(子)”分布于部分湘语点。

长沙 tshō44 ka55(使用不广泛),湘潭 tshōn33 kɔ55,衡阳 tshan45 ka24,娄底 tshō44 kɔ35 • tsɿ,新化 tshō33 ka45,邵阳 tshan55 ka35,武冈 tshən44 kɔ45,祁阳 tshən55 ka35 • tsɿ。……从“铛架子”一词可见,湘语有过叫“锅”为“铛”的历史<sup>⑪</sup>。

以上的观察相当重要,“鎗(铛)架子”这个词汇的线索显示,早期湘语不仅使用“鼎”,也曾有湘语方言使用楚庚切的“鎗”。以“鎗”指锅,目前所知主要分布在娄底,例如:

铛锅子: tshō1 ku1 tsɿ0。吊在火塘上方用以炒菜的铁锅。

铛盖: tshō1 kue5。炒菜锅的盖子。

铛架子: tshō1 kɔ5 tsɿ0。放置鼎锅的木架。<sup>⑫</sup>

另外双峰、新化农村还有“饭炉铛(鎗)”的用法。根据我们的观察,用来置放鼎锅的“鎗架子”还分布在下列湘语中:

溆浦:撑架 tshā1 kɔ5 三角铁架,可以架锅子。<sup>⑬</sup>

① 鲍厚星,崔振华,沈若云,伍云姬《长沙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83页。

② 彭泽润《衡山方言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68—169页。

③ 李永明《衡阳方言》,湘潭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10页。

④ 储泽祥《邵阳方言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09页。

⑤ 罗昕如《新化方言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44页。

⑥ 李维琦《祁阳方言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2页。

⑦ 贺凯林《溆浦方言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40页。

⑧ 鲍厚星《东安土话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47页。

⑨ 沈若云《宜章土话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38页。

⑩ 吴启主《常宁方言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38页。

⑪ 罗昕如《湘方言词汇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7页。

⑫ 颜清徽,刘丽华《娄底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70页。

⑬ 贺凯林《溆浦方言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页。

常宁: 撑架 tshē1 ka5 架鼎锅的三脚叉。<sup>①</sup>

上文 tshā1 和 tshē1 方块字写作“撑”,但本字也是楚庚切的“鎗”。

现在回头说明音韵对应上的问题。在第2节中我们讨论了表示凉冷或物体冷的“清”,本节讨论了“鼎”和“鎗”。“鎗”“清”“鼎”这三个词恰好

都是中古的梗摄开口字,且分属二、三、四等。上文看到,各同源词在现代湘语中的读音差异不小,底下说明不同读音彼此间的关系。表2分别列出同等第同韵母的另一个常用词(生、井、钉)作为参照<sup>②</sup>。

表2 湘语方言梗摄开口阳声韵同源词表

	梗摄开口二等		梗摄开口三等		梗摄开口四等	
	鎗 锅子/锅架	生	清 凉冷	井	鼎 锅子	钉 平声
长沙	tshō1	sən1	tshin5	tsin3	tin3	tin1
衡山		sō1 白话 sē ɿ1 文读	tχien5	tçi æ3 白话 tχien3 文读	ti æ3	ti æ1
衡阳	tshan1	sen1		tχian3	tian3	tian1
益阳		s ə1	tχin5	tχin3	( tin3) 文读	tin1
娄底	tshō1	sō1	tshin5	tsiō3 白话 tsin3 文读	( tin3) 文读	tiō1 白话 tin1 文读
双峰		sɔŋ1 白话 s æ1 文读	tχien5	tχiɔŋ3 白话 tχien3 文读	( tien3) 文读	tiɔŋ1 白话 tien1 文读
新化	tshō1	sō1	tχin7	tçi ɔ̄3 白话 tχin3 文读	ti ɔ̄3	ti ɔ̄1
邵阳		sən1		tχin3	tin3	tin1
祁阳	tshen1	sen1		tχian3	tian3	tian1
溆浦		s ə1	tsh ə5	ts ə3	t ə3	t ə1
东安		sɔ1	tχio5	tçiɔ3	tio3	tiɔ1
宜章		sei1	sei5	tsei3	tei3	tei1
常宁		s ɔ̄1		tçi ɔ̄3	ti ɔ̄3	ti ɔ̄1

李荣已经指出<sup>③</sup>,梗摄在中国东南吴、赣、客、粤、湘、闽、徽等方言中有一个主要元音读为[a]的音韵层次,以长沙方言而言,这个早期音韵层次的读音为-an(棚盲氓成)或-ian(平定命病钉听精井星)<sup>④</sup>。

最近 Coblin<sup>⑤</sup> 构拟了共同中部湘语(Common Central Xiang)的音韵系统,并为共同中部湘语的梗摄字分别构拟了白话与文读两套韵母:

生硬争 梗开二 白话\* -ɔŋ 文读\* -ən  
精领名正轻成 梗开三 梗开四 白话\* -iɔŋ 文读\* -in

根据 Coblin 的构拟,梗摄字白话音的主要元音是后低合口的[ɔ],文读音则都是非低元音[i]或[ə]。Coblin 的方案最值得留意的一点,是同时构拟了文读音和白话音,这意味着共同中部湘语早已存在语言接触问题,并且外来文读音与本地白话音彼此互动,具体展现为同源词的不同语音层次。这一拟测照顾到汉语的层次现象,同时有助于我们厘清个别同源词不同读音之间彼此的关系。

以衡山方言为例,表凉冷的“清”读为 tχien5,我们参照“井”的文白异读:白话音 tçi æ

①吴启主《常宁方言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8页。

②请留意不是每个湘语点都保留“鎗”“清”和“鼎”这些词,无则从略。另外,放在括号中的表单纯读字,意义并不相合。例如益阳“鼎”可读 tin3,但不用来指锅子。

③李荣《我国东南各省方言梗摄字的读音》,《方言》1996年第1期。

④梗摄入声与本文的讨论无关,一概从略。

⑤Coblin, W. South. 2011. *Comparative Phonology of the Central Xiāng Dialect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45.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2011.

3 文读音 tɕien<sub>3</sub>, 则衡山表示凉冷的“清”tɕien<sub>3</sub> 在性质上应属于文读而非白话。同理, 益阳的 tɕhin<sub>5</sub>、娄底的 tshin<sub>5</sub>、双峰的 tɕhien<sub>5</sub>、新化的 tɕhin<sub>7</sub> 都是文读。由此可知, 这些形式照 Coblin 的拟测都应拟为 \* tshin<sub>5</sub>。至于溆浦的 tsh ə<sub>5</sub>、东安的 tɕhio<sub>5</sub>、宜章的 sei<sub>5</sub> 则都是来自更早的 \* tshioŋ<sub>5</sub>, 其中东安的读音尤其具有启发性。另外, 表示锅子的“鼎”也可以分别构拟为 \* tin<sub>3</sub> (长沙 tin<sub>3</sub>) 和 \* tioŋ<sub>3</sub> (其他湘语的 tian<sub>3</sub>、ti æ<sub>3</sub>、ti ɔ̃<sub>3</sub>、t ə<sub>3</sub>、tei<sub>3</sub>、tio<sub>3</sub>、tiaŋ<sub>3</sub>)。观察“清”和“鼎”的表现, 不仅可以看出词汇在音韵层次上的彼此影响, 同时也可以发现不同词汇在不同次方言内互有胜负。

从各湘语今读来看, 比照 Coblin 的方式, “鎗”“清”“鼎”在早期湘语中可以拟测如下:

	鎗 楚庚切	清 七正切	鼎 都挺切
白话	* tshoŋ <sub>1</sub>	* tshioŋ <sub>5</sub>	* tioŋ <sub>3</sub>
文读	—	* tshin <sub>5</sub>	* tin <sub>3</sub>

“鎗”由于资料的限制不容易拟测文读音, “清”和“鼎”则都具备白话与文读两种形式。

### 三 表示人的“侷”

现代湘语中表示“人”的语词多数都是用“人”(臻摄开口三等如邻切)。不过从词汇的观点来看, 湘语中也不乏以表人的“侷”(通摄合口一等奴冬切)作为构词成分的现象, 这显示早期湘语也流行过“侷”这个成分。汉语文献中用来指“人”的“侷”, 可见于《乐府诗集》的《吴声歌曲》中。例证如下:

赫赫盛阳月, 无侷不握伞。(《乐府诗集·卷四十四·夏歌》)

独眠袍被叹, 忆我怀中侷, 单情何时双。(《乐府诗集·卷四十五·包明月前溪歌》)

闻欢得新侷, 四支懊如垂。(《乐府诗集·卷四十六·读曲歌之二十七》)

诈我不出门, 冥就他侷宿。(《乐府诗集·卷四十六·读曲歌之四十八》)

以上的“侷”都是指“人”, 这些都是南北朝时期南方的民歌, 显然是当时江东方言的口语词<sup>①</sup>。梅祖麟指出, 现代闽语中用“侷”指人, 并且“侷”还可以作为人称代词复数词尾<sup>②</sup>。例如闽东柘荣话“人”说 nøŋ<sub>2</sub>, “我侷”gua<sub>3</sub> nøŋ<sub>2</sub> 是“我们”, “汝侷”ny<sub>3</sub> nøŋ<sub>2</sub> 是“你们”, “伊侷”i<sub>1</sub> nøŋ<sub>2</sub> 是“他们”。台湾闽南语“我们”说 guan<sub>3</sub> (单数 gua<sub>3</sub>)、“你们”说 lin<sub>3</sub> (单数 li<sub>3</sub>)、“他们”说 in<sub>1</sub> (单数 i<sub>1</sub>), 其中的韵尾 -n 来自原先“侷”奴冬切的声母 \* n-<sup>③</sup>。在文献上, “侷”作为人称代词复数词尾最早可以追溯到九、十世纪编纂的《祖堂集》, 例如“我今齐举唱, 方便示汝侷”(《祖堂集·卷十一》)。

现代湘语益阳方言也用“侷”作为人称代词复数词尾, 与闽语类似。根据崔振华的描写, 益阳方言的人称代词系统如表 3<sup>④</sup>。

表 3 益阳方言的人称代词系统

	我	你	他
单数	ŋo <sub>3</sub> 我	ŋ <sub>3</sub> 你	xa <sub>1</sub> 他
复数	ɔ̃ <sub>1</sub> lən <sub>0</sub> 侷	ŋ <sub>1</sub> lən <sub>0</sub> 你侷	xa <sub>1</sub> lən <sub>0</sub> 他侷

根据表 3, 益阳方言人称代词复数加上的是“侷”lən<sub>2</sub>, 同时词根的声调也一律成为阴平。从音韵对应上来看, -ən 是通摄一等冬韵在益阳方言的规则读法, 平行例证如: 冬 tən<sub>1</sub>、宗 tsən<sub>1</sub>、农 lən<sub>2</sub>、宋 sən<sub>5</sub> 等。

另外, 根据陈晖(1999: 257-258), 湘语的涟源方言有“人家”ŋaŋ<sub>2</sub> ka<sub>0</sub> 一词, 用法相当于普通话的“人家”“别人”。我们认为“人家”ŋaŋ<sub>2</sub> ka<sub>0</sub> 第一个音节的本字也是“侷”。涟源方言的通摄一等冬韵字读音如下: 冬 taŋ<sub>1</sub>、宗 tsəŋ<sub>1</sub>、农 ləŋ<sub>2</sub>、宋 səŋ<sub>5</sub>。请留意农、脓、侷中古同为“奴冬切”, 不过农读为 l-, 侷读为 ŋ-, 表人的“侷”在涟源例外地读为 \* ŋ-, 可能是为了避免与词义负面的“脓”同音。

依照 Coblin(2011)的共同中部湘语拟测, 通摄一等东韵字都构拟为 \* -oŋ, 例如东 \* toŋ<sub>1</sub>、通 \* thoŋ<sub>1</sub>、动 \* doŋ<sub>4</sub>、送 \* soŋ<sub>5</sub>、工功 \* koŋ<sub>1</sub>、弄 \* noŋ<sub>6</sub>、空 \* khoŋ<sub>1</sub>、红 \* xoŋ<sub>2</sub> 等。其中虽没有冬韵

①丁邦新《汉语方言史和方言区域史的研究》,《丁邦新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1998 年版,第 188—208 页。

②梅祖麟《几个闽语虚词在文献上和方言中出现的年代》,何大安主编,《南北是非: 汉语方言的差异与变化》(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语言组),台北“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筹备处 2002 年版,第 6 页。

③这里的闽语资料都根据我们自己的调查。

④崔振华《益阳方言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96、257 页。

字,但湘语似乎不区分通撮一等东冬两韵,因此奴冬切的“侏”可比照东韵拟为\* noŋ2。

### 结语

本文根据实际语言现象,指出现代湘语之中至少保存了三个江东方言的口语词:表示寒冷的“清”(洵),表示锅子的“鼎”(铛)以及表示人的“侏”。据本文的考察,目前似乎没有任何一个湘语点同时保留这三个语词。尽管如此,从这三个词汇在现代湘语的分布来推敲,我们可以肯定更早时期的湘语一定与六朝江东方言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湘语丰富的语言现象,对于拟测江东方言可望发挥重要的作用。

以语音为例,根据原始闽语的拟测,梗撮二三四等字可以构拟出\* -aŋ和\* -iaŋ两个类,其中带有介音的\* -iaŋ源自六朝江东方言<sup>①</sup>。本文将早期湘语的“清”拟为\* tshiŋ5,“鼎”拟为\*

tiŋ3,韵母都有介音-i-且主要元音也是低元音,这并非偶然。闽、湘跨方言的比较显示,梗撮字读低元音的语音特征,应可追溯到六朝时期的江东方言。

再以词汇为例,现代湘语中表示“锅子”的语词包括“鼎”“镗”“镗”“锅”等。据本文的考察,现代湘语中的“鼎”\* tiŋ3承继了六朝时期江东方言的口语词,“镗”\* tshŋ1则是来自六朝时期的北方通语。这个现象显示早期湘语本身可能夹杂了中古南北方言的口语词汇,值得深入探讨并加以梳理。

总而言之,本文从六朝江东方言口语词汇出发,对湘语的历史来源进行初步的探讨。我们提出一个暂时性的结论(或假设):东晋南朝的“吴语”(江东方言)不仅是现代吴语、闽语的前身,也可能是现代湘语的前身。

## On Three Words of the Six Dynasties Jiāngdōng Dialect in Modern Xiāng Dialects

WU Ryan Rui-wen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Taipei 11529, Taiwan)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at least 13 kinds of published modern Xiāng materials and tries to explore a possible early origin of modern Xiāng dialects i.e. the Jiāngdōng dialect of the Six Dynasties, from a diachronic lexical perspective. Three dialectal words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are ‘cold’ (洵), ‘cooking pot’ (鼎), and ‘human’ (侏). ‘Cold’ (洵) and ‘cooking pot’ (鼎, recorded as 铛) are found in *Shì Shuo Xīn Yǔ* (世说新语) compiled by Liú Yì-qīng (刘义庆) who lived during the Liu Song Dynasty. ‘Human’ (侏) is also recorded in both intellectuals’ poetry and folk ballads in the Southern Dynasties based on *Yuè Fǔ Shī Jí* (乐府诗集) by Kuō Mào-qīn (郭茂倩).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ose Jiāngdōng dialectal words are retained more or less in modern Xiāng dialects. The phenomenon shows that the Wu Language of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and the Southern Dynasties is not only the predecessor of modern Min and Wu dialects but also that of Xiāng dialects.

**Key words:** Xiāng dialects; Six Dynasties Jiāngdōng dialect; cold; cooking pot; human

(责任校对 王小飞)

<sup>①</sup>吴瑞文《论梗撮开口字在共同闽语中的演变与层次》,《语言暨语言学》2010年第2期。